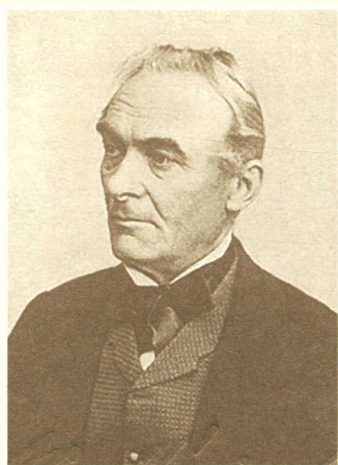


CLASSICS
— 中国书籍编译馆 —



梅里美 中短篇小说选集

Prosper Mérimée

*Selected medium-length novels
of Mérimée*

〔法〕梅里美——著

孙更俊——译

CLASSICS

— 中国书籍编译馆 —

梅里美
中短篇小说选集



〔法〕梅里美 — 著

孙更俊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集 / (法) 梅里美著; 孙更俊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068-5687-4

I . ①梅… II . ①梅… ②孙…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0226 号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集

(法) 梅里美 著 孙更俊 译

-
- | | |
|------|---|
| 策 划 | 安玉霞 |
| 责任编辑 | 李 新 |
|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马 芝 |
| 封面设计 | Mirro |
|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
| 电 话 |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
| 电子邮箱 | chinabp@vip.sina.com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媛明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
| 字 数 | 274 千字 |
| 印 张 | 11 |
| 版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068-5687-4 |
| 定 价 | 35.00 元 |
-

译者序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翻译而应该是一种文学的再创作，那这些译者的大名就应该是明明白白地标示在文学作品的封面上，而不仅仅是扭扭捏捏地掩面在内封里。至于他们是不是合格的文学翻译家，就只好交给读者和历史去认定了。

对于来自异域的经典文学作品，不管是死译、硬译、直译、转译、合译、首译、再译，总之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的译本了，它们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的确产生了不少积极的影响。或许我们“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影响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但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们或许应该对其进行一番反思，我们对这些来自异域的文学经典的翻译是否经典，是否会因为译者在外语和汉语上都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因此降低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些所谓经典的译著会将我们带到何处去呢？至少，中国所谓的新文学或许会走入一个很尴尬的境地，总有一天会成为人类的笑柄。

或许我并不是最先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但一定是第一个深入思考并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于是有了我的“新译”。我知道，这或许会是一件更为费力却不讨好的事，但我曾自嘲

是一个“为未来开门户也为过去擦屁股”的人，因此这也就成了我的分内之事，虽然有的时候会因此而感到悲哀，但有的时候也会感到很愉快。

我坚信，和其他的译本比较起来，我的译本一定是更好的读本。

孙更俊

2015年3月于北京西山

目 录

马铁奥	__001
误会	__009
龙迪诺	__012
攻克敌堡	__016
幻觉	__021
不是故事的故事	__027
虚惊	__035
决斗	__041
费得里格	__048
罗杰上尉	__057
圣堂	__069
希望	__095
古瓶	__110
罗马惊魂	__126
伊尔的维纳斯	__144
三封西班牙来信	__163
卡尔曼	__184
熊人	__226
巴黎情恨	__260
另一个唐璜	__300

马 铁 奥

出了维基奥港，朝着西北方向，向着科西嘉岛的内陆走上三个小时，便是那些牧羊人居住的地方。地势逐渐升高，道路越来越窄，而且更为崎岖不平，即便骑着马，这三个小时的路程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牧场主马铁奥的房子就在这条路的尽头。而牧场的那一边则是一片生长得非常茂密的灌木丛，灌木丛的那一边就该是崇山峻岭了。那灌木丛中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路的，如果不是当地人想要穿过这片灌木丛就只好自己开辟出一条路来，这样的事是没有什么人愿意去做的，因为也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你在城里犯了什么法，就带上一顶小帐篷躲到那片灌木丛中去住着好了。那些牧羊人义气得很，会为你提供足够的牛奶和面包。而且，如果官府的人追到这里来，他们不仅不会出卖你，还会为你通风报信，让你赶快躲到那丛林的深处去，或者就干脆跑到丛林后面的山里去，官府是拿你一点办法也没有的。

马铁奥五十多岁，虽然身材矮小但却很壮实，头发乌黑而略带卷曲，鼻子尖尖的，鼻头向前探出来之后还要再钩回去，眼睛深藏在眼窝里，皮肤的颜色和他靴子的颜色很接近，是棕色和褐色的混合。既然是牧场主，所以放牧的事就都由雇来的人去做，自己要做

的事只是打猎。他是个神枪手，可以在一百二十步远的距离外百发百中地打到岩羊的头，再加上他的仗义疏财，因此得到了周围人的尊重，几乎所有的科西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马铁奥的妻子先给他生了三个女儿，长大后都出嫁到城里去了，几年后才给他生了儿子小福图纳多。在马铁奥的眼里，这儿子自然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那一年，小福图纳多还不到十岁。

那一天，马铁奥并没有出去打猎，而是要去丛林那一边巡视一片新开辟出来的牧场。如果是往常出去打猎，他有可能是要带着小福图纳多一起去的，但这一天他却把小福图纳多留在了家里而带着被他称为“老婆子”的夫人走了。

整个上午，小福图纳多都一个人在院门前的干草堆上玩着用纸牌给自己算命的游戏。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呆呆地看着东南方向的远处，心里想着星期天父亲可能会带着他去城里，这是他算了好几遍都得出的结果。那一定是到被人们称为“老班长”的叔叔家里去吃饭，也就可以见到那个大眼睛的小妹妹了，他想。

砰——，一声清脆的枪声打断了他的遐想。枪声正是从东南方向传来的。紧接着又是砰砰几声，而且越来越近。这一定又是有什么人在城里犯了事，要逃到那丛林中去躲避警察的追捕了。那人在前面跑，警察在后面追，如果那人能在警察追上他之前钻到那片丛林里去，警察也就拿他没什么办法了，可他要是被警察追到了呢？那就要被警察押回到城里去了，要么被枪决，要么蹲监狱，那可不是好玩的。这些事当然都是父亲告诉小福图纳多的，他也看到过父亲带着许多面包和牛奶钻到那丛林里去。小福图纳多想父亲一定是把面包和牛奶给藏在那丛林里的什么人送去了。

对于父亲的做法，母亲很不理解，小福图纳多经常听到母亲对父亲说：“你给了他们这么多帮助，他们能给你什么呢？”

保姆也听到了那枪声，大声喊着小福图纳多回去。但小福图纳多像是没有听见，还是站在那里朝传来枪声的方向张望着。因为在这之后就再没有枪声响起，保姆也就没有再来喊他。在这个地方，几声枪响也算不上什么大事。

终于，一个人从不远处走过来了。那条路是一个斜坡，所以当那个人出现的时候，离小福图纳多所在的地方就已经很近了。那个人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像是负了伤，但还是很快就来到了小福图纳多跟前。

“你是马铁奥先生的儿子吧？我叫吉阿内托，是你父亲马铁奥先生的朋友。警察在追我，我又负了伤，我能在这草堆里躲避一下吗？”那人说。

小福图纳多突然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对那个人说：“如果我帮助你藏起来，你能给我什么呢？”

那个人没有想到小福图纳多会说出这样的话，先是显出很惊异的神色，然后还是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五法郎的硬币来对他说：“如果马铁奥的儿子喜欢这个，那就把它拿去吧。”

小福图纳多想，这回可以在父亲面前炫耀一下了。他更可以对母亲说，瞧，我可要比父亲聪明多了。于是他立刻伸手把那枚硬币抓过来塞进衣兜里，然后立刻在干草堆上扒出个洞，让那个人钻了进去，然后又用干草把那个洞堵起来，直到谁也看不出来为止。随后他便坐在那干草堆上继续玩起纸牌的游戏来，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几乎就是在这个时候，几名警察气喘吁吁地向着小福图纳多走过来。队长加姆巴虽然算不上是他父亲的朋友，却可以和他父亲扯上一点亲戚关系，算得上是他父亲的表兄弟，也就算得上是小福图纳多的叔叔了。这个加姆巴以前就是为了抓捕犯人到他的家里来过，所以一见到小福图纳多便走到了他的跟前来。

“你好啊，小福图纳多！几天不见，你已经长这么高了。赶紧告诉我，刚才，你看见一个人从这里跑过去了吗？”他的表情很严肃，但语气却很是和缓。

“一个人，一个什么人呢？”小福图纳多几乎连头也没抬。

“那个人头上戴着一顶黑天鹅绒的帽子，身穿红黄条纹的外衣……”

加姆巴这样说着，可小福图纳多还是没有抬起头来，而且还一边继续鼓弄着手中的纸牌一边嘟哝着：“今天早晨，神甫骑着那匹名叫皮埃罗的马从我家门前经过，他问我父亲的身体好吗，我回答他好着呢……”

“小坏蛋，快告诉我，吉阿内托那家伙跑哪去了？”加姆巴显然有点着急，表情更加严肃，语气也不再和蔼了。

“我刚才睡着了，没看见什么吉阿内托，如果有，那他一定是跑到那丛林里去了。”小福图纳多终于抬起头看了加姆巴一眼说。

“那是不可能的。他的腿上有伤，不可能那么快就穿过牧场，一定是躲到你们家的院子里去了。你不说，那我们就只好去搜了。”说着他们就转身要朝那院子里走去，加姆巴的手下也自然是紧跟在他的身后。

但就在这时，小福图纳多不知怎么又嘟哝出了那句话：“我帮助了你们，你们能给我什么呢？”而这句话又正好让加姆巴队长听到了。他立刻转过身来，走到了小福图纳多跟前。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银制的怀表，并提着表链，让那表在小福图纳多的眼前晃着，阳光照在上面忽而从这一点上反射出来，忽而又从那一点上反射出来，让小福图纳多的眼睛几乎要为之昏花了。

“小淘气，你一定想得到这块表吧？如果把它挂在脖子上，在维基奥港的大街上走来走去，那该有多神气啊！那时候，如果有人

问：“谁知道现在几点啊？”你就可以把表掏出来回答说：“来看看我的表吧，现在是几点几点啦！”你叔叔的儿子已经有了一块，还没有这一块好呢。”加姆巴这样说着，一边用眼睛在周围寻觅着。

“我看你还是到我家的院子里去搜吧，但如果搜不到，看我父亲回来后你怎么向他交代吧。”小福图纳多这样说着，把眼睛向身后的干草堆看了看。那个加姆巴是干什么的呀，他其实也早就看出这干草堆里的秘密了。这时他也不再说什么了，干脆就把那块表塞在了小福图纳多手里，然后便让两个警察把小福图纳多拖到一边去了。就在这时枪响了，有子弹从草堆中射了出来，加姆巴队长的帽子竟然被打飞了。也许是因为有干草遮蔽了视线，否则吉阿内托——这个和马铁奥有一拼的神枪手的这一枪或许是会要了加姆巴队长命的。紧接着，枪声又响起来，当然是从干草堆外面向干草堆里面射出的子弹更多。很快干草堆被掀开，吉阿内托从里面爬了出来，他浑身是血，已经连站也站不起来了。也因此，吉阿内托便老实地让人家把他五花大绑了起来，然后他有气无力地对加姆巴队长说：“看来你们只好把我背回到城里去了。”但加姆巴队长却让手下用栗子树的枝杈为他制作了一副简单的担架，为了让吉阿内托舒服一点，还在上面铺了一层干草，然后对吉阿内托说：“来吧老兄。这一路上你是比我们还要舒服的。”

这时，小福图纳多走上前去，将那枚五法郎的硬币放在了吉阿内托的手里，可吉阿内托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因为他当时透过干草的缝隙看到了外面发生的一切，尤其还看到了小福图纳多往草堆上回望的那一微妙动作，他知道自己是被马铁奥的儿子出卖了。如果不是小福图纳多的那句话，让加姆巴带着他的人到马铁奥家的院子里去搜，自己也许是可以趁着这机会逃脱掉的。更何况如果不是小福图纳多往草堆上看了那一眼，加姆巴也许并不会想到自己是藏

在那草堆里的，他也就可能躲过这一劫，重新回到那丛林里去了。他原本就在那丛林里躲避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次只是为了补充一些火枪子弹才又回到城里去的。他本可以让马铁奥代他去办的，之所以非要自己去，不过是想趁此机会看望一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结果一进城就被发现了，只好再逃回来，却没想到加姆巴队长竟然如此执着，这回看来是凶多吉少，至少也要在监狱里度过其后半生了，吉阿内托感到实在是懊丧得很。

就在加姆巴和他的手下抬着他们的“俘获物”要回城的时候，先是保姆从院子里跑出来了，然后是马铁奥和他的妻子也从丛林那边赶回来了。加姆巴队长看到马铁奥快马加鞭地赶过来时被吓了一跳，幸亏自己没去搜查院子，否则可就要有些麻烦了。但他很快便定下了神儿，并非常坦然地迎了上去。

“喂，老伙计，”他大声喊道，“你好啊！是不是早已把你的老弟忘了？”

“是哪阵风把你吹来的呢？”马铁奥面无表情地对加姆巴说。

“是那个吉阿内托，前些日子，他杀了一个警察，然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今天让我们发现了他，便一直追到这里来了。幸亏你的宝贝儿子帮忙，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正要打道回府呢。”加姆巴话里有话地说。

“好啊，那个家伙，上星期还偷了我们一只山羊呢。”马铁奥的妻子把小福图纳多搂在怀里说。

“可怜的家伙！”马铁奥的脸色愈加暗了。

“我的小表侄算是立了功，我一定会在送给上司的报告里写上你和他的名字。”加姆巴队长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继续说着。

“真可恶！”马铁奥一边低声地说着，一边走到担架前对躺在上面的吉阿内托说，“据说你是因为我的儿子才被抓住的，真是太

对不住了。”但吉阿内托却说：“不，马铁奥先生，你的儿子是个好孩子，他做得很对。他不仅把我出卖了，还退回了我给他的五法郎，真的是太讲义气了。”马铁奥对吉阿内托的话虽然还不是听得很明白，但其中的讽刺意味他还是感觉到了。他知道要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只好去问自己的儿子了。

加姆巴队长最终和他的手下带着他们的“俘获物”走了。马铁奥一家人回到屋里。

“福图纳多，告诉我是怎么回事！”马铁奥厉声说道。小福图纳多只好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最后还把那块怀表拿出来递给父亲说：“我之所以告诉了加姆巴叔叔吉阿内托的藏身之处，是因为加姆巴队长给了我这个。”

大约有十分钟的时间，马铁奥什么话也没说，他的妻子和小福图纳多也因此不敢说一句话。当他终于又开口说话时，说出的话却是：“老婆子，这儿子是我的吗？”

他妻子被吓坏了，立刻说：“你在说什么呀老头子，难道你是说他是我和别人生的吗？”

“也许是吧，我的儿子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呢？为别人做点事还要向别人要点什么这倒不算什么，但拿了别人的钱却不履行自己的承诺不说，竟然为了一块表而背叛了那五法郎就算得上是卑劣下作了。这不是我的儿子应做的事，或者说，做出了这样的事就不再是我的儿子了。所以，他，福图纳多，或者叫什么别的名字的这个人，一定要为自己这样的丑陋行为付出代价。”话一说完，马铁奥便提起枪，叫小福图纳多跟在他的身后，竟朝着那片丛林走去了。

马铁奥的妻子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追上去拦住他说：“老头子啊，都是我不好。是我经常说那样的话影响了福图纳多。你要

惩罚就惩罚我吧，福图纳多可是你唯一的儿子啊！”

但马铁奥还是将她推开了。

马铁奥带着小福图纳多走到一个较为低洼的地方站下来对他说：“去，站到那块大石头的旁边去，把你平时背下来的那些经文都再背一遍吧！”

小福图纳多也不敢问父亲让他念经是什么意思，便把自己平时背下来的较长的《天主经》和《圣母经》先都背了一遍。

“还有那篇很短的《信经》呢，你要背三遍！”马铁奥厉声说道。

小福图纳多又将父亲几乎每天都要自己背的《信经》背了三遍，背着背着，他渐渐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尤其是背到了“背信弃义者死”那句经文时，小福图纳多恐惧得浑身都战栗起来了。经文一背完，他立刻扑倒在父亲的脚下，抱住父亲的双腿说：“父亲啊，你可不要杀了我啊！我再也不敢做那样背信弃义的事了！”但他父亲的腿一抬，他的身体便又飞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几乎是在小福图纳多的身体飞起来的同时，砰——，枪响了。

“让上帝饶恕你吧！”

误会

一八一二年，英美之间为了争夺制海权而开战，史称英美战争。维纳将军的军团驻扎在哥伦比亚，在当地招募的民兵团里有个小伙子叫塞穆尔，个子高高的，很有点骑士风度。他虽然精通剑术，却总想用剑以外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为此，他竟然不自量力地拿起笔杆子，写了一部名为《威廉·退尔》的话剧和一篇名为《华盛顿》的史诗。前者虽然与德国人席勒所写的那部话剧同名，而且所表现的也是同一个历史人物，但绝没有任何模仿的痕迹，原因是他在这之前并没有看过那部话剧，也没有读过那个剧本。至于那篇史诗，因为从没有发表过，我们也就只能当它是一个传说了。

有道是无知者无畏。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既没上过几天学，又没有过什么经历，甚至连国门也没走出去过，对于瑞士那个欧洲国家和它的解放者威廉·退尔又能有多少认识呢？于是除了手法的夸张，言辞的激烈，对专制制度的谩骂和对共和制度的吹捧之外还能有什么呢？更不要说那些在语言修辞和逻辑上的错误了。所以刚开始时，虽然他自己很是自负，常常以美国的提儿特和圣女贞德自比，但当地的剧院还是拒绝了他，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后来之所以又接受了他，那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使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

那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塞穆尔的上司是个惜命如金的人，在最需要往前冲的时候总会想出一些办法来使自己的部下先冲上去。这一次是他坐骑的肚带松了要重新系一下，这个过程竟然用了十五分钟，等他再冲上去的时候，自己部队的旗帜已经插在敌人的炮台上了。当时和塞穆尔一起冲上去的有好几个人，可那几个都在和敌人的肉搏中死掉了，只有塞穆尔活了下来，虽然胳膊负了伤，但还是坚持着把握在旗手中的旗子接过来拿到自己手里并插在了敌人的炮台上。于是他便理所当然地成了英雄，成了那些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当地那个剧院的老板是个聪明人。他想不论塞穆尔的剧本写得如何，只要是在这个时候推出来一定火。于是便把塞穆尔留在他那里的剧本翻出来，也没有再去征得塞穆尔的同意就排练上了。而据说这个时候，塞穆尔正躺在医院里养伤，手里拿着的正是刚刚得到的席勒的《威廉·退尔》，正在惭愧得想把自己的剧本扔到火炉里去呢！等到塞穆尔想着要去把自己的剧本从剧院老板那里取回来的时候，剧院的广告都已经贴得到处都是了。

首场演出的那一天，几乎整个城市的人都涌向了剧院。当胳膊上还缠着绷带的塞穆尔出现在剧场里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鼓掌。演出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巨大成功，演出结束时塞穆尔更是被请到了主席台上和演员们一起一次次向观众谢幕。那掌声足足持续了十分钟。第二天，他的名字就出现在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有一份叫作《国民报》的报纸说的最邪乎：“以前哥伦比亚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一个诗人，现在有了，他的名字叫塞穆尔，那个让英国人骄傲不已的莎士比亚可以见鬼去了。”

但好在塞穆尔还是有一些自知之明的，当他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总是撇一下嘴，然后自己对自己说：“哪里！人家是日月，我不

过是一颗小星星而已。”

一天，他被邀请到某沙龙里去参加聚会，许多名媛贵妇围着他问这问那，并把许多溢美之词往他的身上堆，弄得他心里并不是很舒服。终于，他发现在大厅的一角坐着个姑娘，竟然连看也不看他一眼。他先是有一些恼火，但被这些名媛贵妇们弄得烦了，反而对那个姑娘产生了兴趣，尤其当他发现那姑娘手里拿着的是一本席勒的《威廉·退尔》之后。

塞穆尔走了过去，没想到那个姑娘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还很大方，谈起他的《威廉·退尔》来虽然没说什么不好，但谈起席勒的《威廉·退尔》却说了许多的好，但也正是因此而一下子征服了他。几天以后，他已经成了那个姑娘的追求者，塞穆尔把其他的事情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一天晚上，塞穆尔和那个姑娘一起在特拉华河边散步，他竟然向人家求婚了，但他得到的回答却是“我怎么能嫁给一个以杀人为职业的人呢？”

这时塞穆尔的伤刚好，第二天就要返回部队了，但听到心上人说出了这样的话之后，他二话没说，先是把佩戴在身上的那把剑连同剑鞘一起扔进了河里，然后又转过身来对自己的心上人说：“我发誓，从今以后，我为祖国的效劳只限于祝福，绝不会再去做打打杀杀的事了。”

第二天，塞穆尔把一纸辞呈递了上去。因为只是个民兵，所以也不用什么批复，他就又变成了一个平民。但最后，据说那个姑娘还是没有嫁给他，塞穆尔也没有再写出什么剧本来，至少人们再也没有在报纸上和剧院贴出的海报上见到过他的名字，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先前发生的一切仿佛都只是个误会而已。